

卷八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信精靈能變幻

七化七本無涯

話說大

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

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

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

不樂害

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

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個大燈

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快羞

向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七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在真

背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上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

好耍子燈花兒活了說猶未

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七得像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明 馮夢龍 增訂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中途遇了一陣怪風把賤妾吹向空中那時昏迷不醒耳中只聞得神語云胡家女兒王家后送與冲霄處士受須臾如捲殘雲似飄落葉正不知去了多少里數墜於此地望恩官救取則個張鵞細看那女子妖麗非常況且應對之間有枝有葉不慌不忙情知不是人類又听說神語奇怪暗地想道莫非這妮子到有后妃之分麼則今雷中貴挑選宮人似恁般美貌料也難得正所謂奇貨可居也便道要問冲霄處士只貧道方好相留媚兒忙拜下道蒙叔命之恩便伏侍尚且甘心况為叔姪敢不從命張鵞扶起安放他在後面小房中歇了次早去見雷允恭說道貧道有個姪女小名媚兒頗有姿色近因父母雙亡無倚貧道已取到寓所太尉若看得中意時也報他一個名兒萬一有幸作成貧道做個外戚雷允恭大喜便同張鵞到淑景園來正是得他心肯日是他連通時畢竟張鵞如何辦理且听下回分解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卷之八

第十五回

雷太監饞眼娶乾妻

胡媚兒癡心遊內苑

才子佳人兩下貪

姻緣錯配總難堪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話說雷太監到淑景園中張鵞引出胡媚兒來拜見了雷太監看見生得十分妖麗滿臉都堆下笑來問道青春幾歲了媚兒道年方一十六歲雷太監兩眼窺定沉吟了一會連讚了幾聲好上馬而去少停便差個官身請張鵞到府敘話雷允恭在廝上相候報道張鵞到了慌忙下階迎接張鵞是個鑒貌辨色的心下想道他今日意思比平日倍加殷勤必有好處上廝坐定了便問恩官呼喚有何台旨雷允恭道適纔見令姪女甚好才貌只是皇子年方十四歲令姪女年庚反長恐難充妃嬪之選若只做官人可不骯髒了鄙意到有一說要與鍊師做個親家不知意下如何張鵞道對親的是令弟還是令姪雷太監笑道並非弟姪就是下官本身張鵞

道恩官是穿宮近臣休得取笑雷允恭道鍊師有所不知我們雖然淨過身的七情六欲與常人一般夜間冷靜不過常想要個對頭同睡每常寒天冷月教個小厮抱背抱脚沒甚意思也有結識個娼家外宅時也做伴到底不是常法縱好而不妙不如娶下一房長久相處豈不美哉張鵞道這事可做得成雷允恭道內官娶妻前朝都有故事漢朝石顯有妻有子唐朝高力士娶妻呂氏李輔國娶妻元氏見於史冊可據鍊師休得推辭下官看過曆日明日是個結婚上吉之日上午納些薄聘晚間便來迎親有煩鍊師做主先與令姪女說知過門之後只圖個富貴受用罷了張鵞見他十分執意心雖不樂口中只得應允別了雷太監回到淑景園中將此話對媚兒說了媚兒道叔也將奴嫁個太監有甚出息張鵞道我也是恁般想來只是他見在有權有勢違拗不得你但放心去時我自道理當日無話到次日雷太監家早上便挂起紅綵大吹大擂後備做親筵席上午先去行聘七禮是金鳳珠冠一頂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小團花碧玉帶一條金釵一對金釧一對其餘隨身一應新衣件件成雙花紅羊酒不

必細說把張鵞萬所擺得錦片一般有詩為証

花紅羊酒儘鋪陳

太監今宵喜結親

有勢有財胡亂做

世間多少獨眠人

至晚雷太監蟒衣玉帶乘匹紫騮馬押着五綵花輿笙簫鼓樂往園中來親迎張鵞將新汗衫一件捻訣書符口中念了些呪語教媚兒穿了就把這口訣傳與媚兒但是要穿時念個鎖身呪若要解時念個脫衣呪媚兒都會了當下粧扮得天人相似上了花輿隨雷太監去了張鵞送出園門自回却說雷太監同媚兒交拜成親也沒個老丫頭老嫗伏侍無非是這些小內侍們携了花燭雙七引入洞房交杯飲酒有一班好事的做下小詞兒唱得好

老太監看你渾身上下沒些兒陽氣便做道書屏前列了十二金釵只好用着他搔背我看你穿不少着不少用不少只少了一般兒滋味也是前生時偷婆娘誘小官把那話兒用得過分了今生算帳罰你做個沒水道的婦人少雞巴的男子也只索忍着悔氣你不去燒些香念些

佛施些財多行些方便少下些陰毒積下那一世兒做個薛放曹的徒弟還要癡心癡想癡想癡心見人學樣討好兒好女什麼的使宜真癡你是閻男他非石女怎與你做得一世的乾妻真癡枕兒邊你叫一声小娘子他叫一声老公七可不羞殺你金色的臉皮

此時寒冬天氣雷太監房中鋪下紅氈毼地衣張着貂鼠帳幔錦衾繡褥百事奢華上床時節一般兒也會說幾句勾搭話兒只有一件奇事媚兒卸了花冠繡襖解到貼肉汗衫再解不開分明似生成的皮膚一般連下截小衣都被衫兒裹定便是雷太監自來動手也只看得只得和衣睡了討不得粘皮貼肉親近一番此是張鵞的術法次日清早合符的官身私身間漢都來磕頭要參見夫人雷太監都辭了分付小內侍們且稱他是新娘莫叫破夫人惹人笑話少停張鵞也上門賀喜雷太監請入裏書房坐下告訴出這般怪事來張鵞道此是緣法不到或者恩官尊造第七官中別有良姻舍姪女沒福伏侍雷太監道且看今夜何如當下雷張鵞一席酒飯而去到晚臨睡時媚兒脫衣依舊如此原來雷太監最好受用他

在錦繡被中滾出來的線結兒也捱不得一個在手上握着時便是個大花搭雷太監只爲愛那媚兒容貌陪他和衣睡過一夜分明受了一夜苦楚第二晚再成不得了只得各被各頭到第三晚收拾個房戶送媚兒自睡張鵞也知道相處不來必然退出誰想他心下雖不喜歡却又不捨得打發回去張鵞心下躊躇道這事我又不好開口怎該處如今我且傳下媚兒一個真容以後覷個方便設個法兒就勸他歇與今上倘得名幸或者博個封號強如無名無目做大監的乾老婆當晚行箇請仙傳真法看官你道其樣法兒如要傳某人真容打掃一間潔淨房子桌上豫備紙筆及各樣顏色安設酒果供養寫一道細細的情節疏頭和請仙符攝魂符焚了念請仙呪攝魂呪各一遍將房門鎖閉其人不拘遠近能攝其生魂到來回畢方去生者當時只如吟嚶一般便是遠年死鬼亦能攝其游魂與生時不異所以形容態度傳得逼真畫仙一到便听得筆墨亂動到放筆声响此仙去矣徐七開門進去真已傳就大抵請詩仙者來的多分是能詩之鬼請畫仙者來的多分是能畫之鬼若偶然遇得真仙下降詩

必入妙画必通灵那晚張鳶就在臥房之中如法請下畫仙到夜半聞得
 放筆之聲張鳶開了鎖進去看時画得雙頰似花秋波欲溜儼如活的一
 般上面草書僧繇筆三字乃知是晉朝張僧繇下降所謂僧繇画龍不點
 眼點眼龍飛上天便是此人直仙筆也張鳶歡喜次日用絹紙裱個小
 小軸兒懸挂內室只等雷太監再來相會時討他声口便好進說詞去說
 他了却說胡媚兒在雷太監家沒做沒係自從這一夜打箇護掙到朝來
 昏七悶七自覺精神減少問小內侍道這里可有會說平話的玄小內侍
 道有個瞿瞎子最說得好声音嘹亮情節分明他就在本府簷頭居住媚
 兒道你與我喚來消閒則個小內侍稟知了雷太監將瞿瞎子喚到扶入
 中堂免他行禮把一張小桌兒一個小杌兒教他坐於檻外媚兒坐在中
 間垂簾而听分付不用命題只揀好听的便說瞿瞎子當下打掃喉嚨將
 氣拍向桌上一拍念了四句草頭詩句說入正傳原來是紂王姐已的故
 事說起來姐已是紂王聘來的一個美人迎至中途一陣狂風天昏地暗
 從人都驚倒了風過處掙扎起來看時只有姐已端坐不動紂王道他有

福立為正妃十分寵幸却不知那姐已不是真的是個多年玉面狐狸精
 起這陣怪風攝了美人開去自己却變做他的模樣百般妖媚哄弄紂王
 紂王只為寵了這個妃子為長夜之樂以酒為池以肉為林誅殺諫臣肆
 行無道其時萬民嗟怨惹起周武王興師伐罪破紂王於牧野殺姐已於
 宮中說罷又念四句詩曰

畫道商王寵幸殊
 假饒狐智能賢達

誰知姐已是妖狐
 還勝人間呂武無

媚兒听了嘆口氣道古人云人生不得逞胸臆雖年百歲猶為妖若得意
 一日死而無怨便教取一貫錢賞了瞿瞎子去了心下想道同一般狐媚
 他能攘姐已之位取君王之寵我之靈幻豈不如他乎其夜獨宿房中他
 夢見自家選入皇宮蒙朝廷十分寵愛冊為皇后宮娥簪擁富貴非常母
 親聖姑七封為國太哥七左黜亦拜大官一門貴戚營盛無比猛然覺來
 乃是南柯一夢紗窗上日色通紅了只見小內侍捧着一個洗臉銀盆放
 在朱紅面架上稟道今日是第三遍大選皇妃老公七侵早便往禮部去

了請新娘起來梳洗早膳小的們伏侍過也要給個假去看一看媚兒道我身子困倦且不梳洗你們要去看時自去這班小厮們得了這話分明村裏先生放學一夥子都跑了媚兒道既是第三遍大選合城美色都聚在一處我也去看也是什麼樣兒起來梳洗對着明鏡道似我這般顏色便人類中也稀少却困守此地可不枉了我心靈性巧將一幅青布齊眉裹頭粧做村姑模樣把房門拴了使出舊時狐精伎倆從房後踰牆而走開了後門一溜烟走去直到禮部門首也擠在人叢中來只見衙門大開遠處的望見雷太監和禮部官員都坐在堂上一班官媒婆引着各良家女子過堂上面烙印點名從東角門進西角門出也有貧戶愛女的父母都自家跟隨在門外伺候也有宦家小姐整隊家人養娘跟着總來何止百人盡是十三四歲的其間眉清目秀唇紅齒白的也儘多只沒有個趨羣的嬌姿出尖的美色媚兒一看了道古云佳人難得一箇花錦東京人才也只如此矣衆人捱也擠也下午方散媚兒躲在地上堂堂中至晚竟不回家發個癡念頭要往朝廷大內遍看三宮六院如何富貴你道他爲

何發這癡念頭一來被仙筆傳下他的真魂目此精神顛倒二來有王家后三字在肚中打攪听了姐已的故事一發心中發癢按納不住乘夜黑溜入皇城雖然妖狐幻惑來不知跡去不知踪那皇城裏面比民間不同不是耍處他見前門侍衛嚴緊也未免心懷恐懼不敢闖入轉到後宰門原來一多子匠人修葺御花園恰好放工完了太監在那里審問工頭什麼說話打着兩碗紗灯兩個火把焰得白日一般媚兒乘間中溜進入御花園行了多時猛見宮中牆垣高峻難以踰越又打個寒禁且坐下躊躇四顧忽然想起皇太子獨居東宮血氣未定倘然討得相見必有憐愛之意聞得他又是赤脚大仙轉生骨器非凡若取得他一點真元又落得一節便宜了轉步向東迤邐而進過了金水橋想要在御溝中鑽去一來怕他水深二來有銅柱隔絕不便只得又向前行听宮漏正打初更月尚未起只見遠處的幾點火光急跑上前去望時却是四五個小太監提着紅紗灯兒故夥出來出恭媚兒道他既有門而出我不怕無門而入越火光悄悄地看着時果然有個角門開着媚兒挨身進去覷個便處爬上屋簷上

了幾層院宇听得下面有讀書之吉媚兒且不下來在屋上揭下幾片琉璃瓦挖開棹板向下張看原來這去處叫做資善堂是皇太子讀書之所這皇太子生性聰明好學雖然夜深兀自秉燭而坐幾個內侍們四下倚抬靠壁東倒西歪都去打磕睡媚兒道此機失了更待何時便從窟窿中飛身而下瞧見後堂幾個老宮人守着茶炉在那里煎茶桌上擺着剔漆茶盤及銀碗金匙之類媚兒去了兜頭布兒把臉嘴兒一抹變做青年美貌一個絕色宮娥忽地偷得一個茶盤一個銀碗吐些涎沫在內吹口氣變成香噴噴的熱茶原來狐涎是個媚人之藥人若吃下便心迷意惑不拘男女一着了他道兒在你魯男子難說坐懷不亂便露筋祠中的貞女也鑽入帳子裏來了媚兒捧着茶盤妖七燒七的走出後堂恰待向前獻與皇太子忽見皇太子背後閃出一尊神道怎生模樣有臨江仙為証

眉似臥蚕丹鳳眼面如重惠通紅鋼刀偃月舞青龍袍穿綠錦美號是髯公一片丹心懸日月扶劉佐漢成功神靈千古播英風伏魔稱上將護國顯神通

這尊神道正義勇武安王伏魔上將關聖是從來聖天子百神呵護這日正輪着開聖虛空護駕見媚兒施妖送幻着七上表了聖心大怒顯出神威將青龍偃月刀從頭劈下媚兒大叫一吉撒了茶盤望後便倒皇太子听得狐嗥吃了一驚內侍們都驚醒了携着画燭四面焰看只見一個牝狐頭腦迸裂死於地下衣服如蝉脫一般退在一邊亂起眾人打着行燈火把只怕還有狐党在內前後都焰一遍絕沒影响正不知那里來的當夜將狐屍抬出後面明早太子入宮奏過聖上命司天監占其吉凶司天監奏道狐妖冒人衣服時常有之但皇宮內地何從窺入此非常之妖也昨日是尾火狐值日適有狐怪宮中宜慎防火災然狐死似有鬼神擊之此乃皇太子千秋之福亦不為大咎矣後來火災不驗天子亦不追究後人有詩云

浪說司天據理真

只將泛語尋常應

其中裨灶是何人

宣室何曾問鬼神

話分兩頭再說雷太監這晚從禮部回來教請新娘陪伴飲酒小內侍稟

道新娘從早閉着房門至今未開叫喚亦不答應不知何故雷太監自去敲了幾下又喚了幾聲裏面寂然發起性來教把房門打開牀上牀下都看到何曾有半個人影心下想道他見我待得不甚親密或者逃走了只是女兒家弓鞋襪小這般牆垣又沒個梯子如何去得躊躇了一會又道他便去也只在他叔七那邊教人去看就知端的便差個官身連夜往淑景園張鸞寓所看新娘在否張鸞見官身到來道其來意張鸞大驚道你家老公七差矣我姪女既嫁了他生死是他家人兒了女孩兒家住那裏去少不得只在老公七家裏終不然不見了一個又要我賠一個不成官身領着言語自回復去訖張鸞當晚心下懷疑把門閉了即便書符念呪要攝媚兒的靈魂到來審問平昔聞符到魂來這番偏不應驗張鸞叫古怪事向媚兒真容前重復凝神注想了一會再焚一道追魂符只見一陣冷風過處畫中嚶七的似有哭声忽地走將下來正是媚兒的妖魂扯住張鸞大慟張鸞勸止了他問其緣故告訴道妾今不敢隱蔽實乃雁門山下狐精也隨母親聖姑七雲遊求道中途遇風交刮來此地蒙仙宮收

養親同骨肉感恩非淺不意爲雷家強娶擔誤終身前宵吟嚶一番覺中神耗散昨聞禮部選妃偷身去看自念紅顏不落人後潛入皇宮希圖蠱惑不意陰中觸了正直閔聖之怒攫其刀鋒即將妾魂牒送酆都問罪妾再四苦求蒙閔聖簡閱簿籍道妾冥數合得人身他日發跡貝州有中宮皇后之分卽今月內該往本地胡員外家托生亟待釋放恰遇仙符幾番見名遂至于此方知妾之一魂已在圖畫之中今三魂再得團聚還仗仙官之力將画送入胡員外家便是妾之生路矣他日貝州之事仙官乃是有人名數倘遇我母親聖姑七幸寄一信說罷依舊走在画上去張鸞因想起媚兒被風刮了之時他曾聞空中神語兩句道胡家女兒王家后送與冲霄處士受我只道他本姓是胡原來還有胡員外家托生一節據那王家后三家已不是趙家媳婦了不知貝州之事又是如何我在江湖上也聞得有個聖姑七神通廣大此時正不知在那里若會了聖姑七這話自然明白了那晚想了一夜次日侵早雷太監親到園中只怕張鸞尋他要人自己先來與他陪話張鸞不對他說明只將套話兒支吾答應求

他用心尋訪少停滿京中傳遍說昨夜有個牝狐死在東宮資善堂今早
 春出後宰門去了張鴛肚裏已自了也暗中的稱奇那雷太監如何想得
 到媚兒身上只分付官身私身閑漢等四下尋訪出一千貫錢充賞這些
 眾人當一場生意見神見鬼東挨西問那有消息好似水中撈月的何曾
 有海底尋針畢竟無不在話下再說張鴛早飯後打扮得齊整整頭戴
 鐵道冠魚尾模樣身穿皂沿邊烈火緋袍將媚兒真容捲起放在一個荆
 筐籃中左手提着籃兒右手擎着鼈壳扇聞知胡員外住在平安街上逕
 奔這條路來正是白雲本是無心物却被清風引出來畢竟張鴛怎生把
 這回送入胡員外家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胡員外喜逢仙畫

君今不識永兒誰

張院君怒產妖胎

便是當年胡媚兒

一白妖胎成結果

凶家害國總由斯

話說大宋盛時東京開封府汴州花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
 二十八座城門有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若還有搭間田地
 不是栽花蹴氣毬那東京城內勢要官宦且不说起則這財主員外也不
 知多少有染坊王員外珠子李員外泛海張員外絲帛焦員外其中有一
 員外家中巨富道個是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家中開三個解庫左邊這個
 解庫專當綾羅緞疋右邊這個解庫專當金銀珠翠中間這個解庫專當
 琴棋書畫古玩之物每個解庫內用一個掌事三個主管這個員外姓胡
 名浩字大洪止有院君媽也張氏嫡親商口別無他人正是眼睛有一對
 完女無一人因這員外平昔間一心只對着做人家盤本算利得一盤十
 得十盤百全不想到兒女頭上那院君又有一件毛病專一吃醋撚酸不

說不盡許多
員外

容員外取妾置婢還是十年前員外偷了一個丫頭院君知道登時打個半死就發與主管教他各人賣了又和員外炒開伴唇舌做面嘴整日的有把月不得太平所以員外也不做這個指望終日只在錢鈔中滾過日子有詩為証

世間只有婦人

不想歡娛容易散

吃醋撚酸無了時

百年香火是孩兒

光陰似箭胡員外不覺行年五十本家解庫中三個掌事的一夥兒商量打出錢來備下一副羊酒公禮侵早進去捧觴稱壽那九個主管另做一起其餘家人安童們又做一起都來磕頭城中一般的員外及相識人家也有親來捧觴的也有差人送禮的免不得分付當道的備下筵席寫個顏色帖兒請人吃麪飲酒中間只听得賓客裏面你親家我親家的交杯酬酢都說些家常兒女的說話員外轉想着自家男女俱無心中嘿然不樂到筵席散了眾賓作別而去院君在房中另整個擲盒請員外吃三杯賀喜酒員外窺着院君驀然思想起來而眼托地落下淚也見了起身向

一日員外與院君
閑坐空室上員外

以此思
想不樂

員外道員外你家中吃不少着少百事豐餘勾你受用雖不比為鄉為相的富貴榮華也是于人欣萬人羨的一個財主况且今日壽誕又是個好日緣何恁般煩惱胡員外道我不為吃着受用家私雖是有些奈我和你無男無女日後靠誰結果今日酒席上個也有親戚扳談都是兒女面上來的偏我孤身獨自常言道養兒待老積谷防饑明年就是五十一歲望着六十年頭了生育之事漸也稀少以此心中傷感媽比道東村有個王老娘四十八歲養頭生我命我終四十七歲還不算老終不然就養不出了或是命裏招得遲也未見得我若到五十歲我不能生育那時少不得娶個偏房與你還有一說聞得當今皇太子也是皇帝拜求來的偏我庶民之家拜求不得如今城中寶籙宮裏北極佑聖真君甚是灵感不若我與你揀個吉日良時多將香燭紙馬拜告真君祈求子嗣不問是男是女也作坟前拜掃之人便叫養娘們安排熱酒我與員外解悶則個夫妻二人吃了數杯收拾了家火歇息又過數日恰遇吉日良辰叫當道的買辦香紙安排轎馬伴當了頭跟隨了逕到寶籙宮門首歇下轎馬走入宮

裏來到正殿上燒了香少不得各處兩廊都走遍了來到真武殿上胡員外虔誠禱祝生年月日拜求一男半女也作胡氏門中後代員外推金山倒玉柱叩齒磕頭媽也亦然插燭也拜了幾拜祝告化紙出宮回家不在話下自此之後每月逢初一十五日便去燒香求子已得半年光景忽一日時值十一月間解庫中正當算帳的日子又且逼着殘冬當的要當贖的要贖那掌事的和主管又要應接主顧又要打點清理帳目交割好不忙哩只有中間這個解庫當古玩到底比那邊清閑一分主管正在解庫中把一年中當過贖過的本利帳目結算托地布簾起處走將一個先生入來那先生頭戴魚尾鐵道冠身穿皂沿邊烈火緋袍左手提着荆筐籃右手拿着龍壳扇行纏絞脚多耳麻鞋有飄飄出世之姿分明神仙模樣原來神仙有四等 走如風 立如松 臥如弓 声如鐘 只見那先生揭起布簾入來看管看管見他道貌非俗起身迎入解庫與先生施禮畢燒上分賓主坐了主管道我師有何見論那先生道告訴主管此間這個典庫是專當琴棋書畫的玄主管道然也先生道貧道

一觀
跳起來
兩目一望

有一幅小畫要當些銀兩日後願來取贖主管道我師可借來觀看值多少銀子主管道總有人跟隨他來拿着畫只見那先生在荆筐籃內探手取出一幅畫來沒一尺濶遞與主管接在手裏口中不說心下思量莫不道先生作耍笑這畫兒值得多少不免將畫兒又將起來看時長不滿五尺把眼一觀原來光光的一幅美人圖上面寫僧繇筆三字畫到也畫得好只是小了些不值什麼錢主管放了畫又回身問道我師要解多少先生道這畫非同小可要解一百兩銀子主管道我師休得取笑若論這一幅小畫兒值也不過五六十兩錢要當百兩銀子差了幾多倍數如何解得先生道這是晉朝張僧繇畫的世間罕有之物主管道張僧繇到今五百多年了這幅美人圖還是簇新的世上假畫兒多忒說得沒分寸了先生道足下既認不真只當五十兩去罷主管道便五兩也當不得的先生定要當主管只是不肯當回他去又不肯去兩個說假說真嫌多嫌少正在爭論之間只听得鞋履响脚步鳴中間布幙起處員外踱將出來問主管燒午香也未主管道告員外燒過午香了那先生看着員外道

員外稽首員外答禮道我師請坐拜茶員外只道他是抄化的只見主管把画軸又起呈上員外道此位師父有這幅小画定要當五十兩銀子小人不敢主張員外把眼一覷笑道我師這画雖好不值許多如何當得五十兩那先生道員外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幅画兒雖小却有一件奇妙處員外道願聞先生道此非說話處請借一步方好細言員外與先生將着手逕進書院內四顧無人員外道這画有何奇妙先生道這画不比世上丹青乃是神仙之筆於夜靜更深之時不可教一人看見將画在幽室挂起燒一爐好香點兩枝燭咳嗽一声去桌子上彈三彈請仙女下降吃茶一陣風過處這画上仙女便下來那員外所得思忖道恁地時果是仙画了只怕未必如此先生見他沉吟便道員外如若不信且留画在此今夜試看明日來領當價員外道我師恁地說必非謬言敢問我師尊姓先生道貧道姓張名鸞別號冲霄處士員外點着頭即同先生出來教主管當與這張先生去罷主管道日後不來贖時却不干小人事員外道不要你管閑事只在簿上註一筆說我自當的便了員外一面請先生吃齋

就將画收在袖子裏却與先生同入後堂裏面坐定吃齋罷員外送先生出來主管免了五十兩白銀交付先生也作別自去不在話下員外在家受了媽七的制縛等閒女子也不得近身况且說是個仙女妖嬈美貌生平不曾見面的如何不魂搖落浦神蕩陽臺當日已不能勾一拳把白日打落譙樓上立地催他起鼓正是眼望旌旗耳听好消息未到天晚先教當道的打掃書院安排香炉燭台茶架湯罐之類預思量定下一個計策向媽七說道我有些帳目不曾明白今夜要到書院中去算清快催晚飯來吃媽七信之不疑真個的早也收拾晚飯兩口兒吃罷員外道媽七你先請歇息我去也便來不覺樓頭鼓响寺內鐘鳴已是初更但見十字街頭影影九霄雲暗鎖山光入方行旅向東家各隊分樓七點明星看北斗高垂半側陸博呼盧月下無非狎客酒人五經勤誦灯前盡是才人學士四面鼓声催夜色三分寒氣透重幃兩枝画燭香蘭靜一點禪灯佛院清綠楊裡樓房所在紅樓翠閣五更光中竟起牛羊入關四方明亮幾千星乾坤三市夜橫凉氣兩太太歸費帳一輪皎潔照單州

胡員外逕到書院推開風窻走進書院裏面分付當道的你們出去外面

伺候回身把風窗門閉上點得燈明了壁爐上湯罐內湯沸地滾了員外打些上號龍團餅兒放在罐內燒一炷香點起兩枝燭取過画又把畫挂起真個是摘得落的妖嬈美人員外咳嗽一声就桌上彈三彈只見就桌子邊微地起一陣風怎見得這風

善聚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動簾深有意

滅燭大無情

古寺傳鐘响

高樓送鼓声

惟聞干樹吼

不見半分形

風過處只見那画上美人歷地一跳地在桌子上桌子上一跳地在地

上這女子脚到頭五尺三寸身才生得如花似玉白的是皮肉黑的是頭髮怎見得有許多好處

添一指太長減一指太短施朱太紅傅粉太白不施脂粉天然態縱有丹青画不成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

只見那女子觀着員外深地的道個萬福那員外急地還禮去壁爐上湯罐內傾一盞茶遞與那女子自又傾一盞奉陪着吃茶罷盞托歸臺不曾道個什么那女子一陣風過處依然在画上去了員外不勝之喜道這画果然有灵如今初次且莫纏他等待第二次細地與他扳話不遲當時把画軸自家卷過叫當道的來收拾家火員外且自回寢室歇息不在話下

到第二日又說要去算帳忙地的催取晚飯吃了又到書房中來却說張院君思忖道員外昨夜算帳今夜又算帳我不信有許多得算既然有帳算時日裏工夫丢向那里去了却到夜間急般忙迫事有可疑不免叫了頭提個行灯在前媽地在後逕到書院邊近風窗听時一似有婦人女子声音在內媽地輕地的走到風窗邊將小拇指頭蘸些口唾去紙窗上輕地的印一個眼兒偷眼一張見一個女子與員外對坐了說話這媽地而条忿氣從脚板底直灌到頂門上心中一把無明火高了三千丈按納不下佛着手推開風窗門打入書院裏來員外吃了一驚起身道媽地做什么那媽地氣做一團道做什么老乞丐老無知做得好事你這沒廉恥的連地兩夜只推算帳却在這裡做這等不仁不義的勾當這沒來歷的歪行貨那個勾引來的你快地說正鬧裏只見那女子一陣風過處已自上画去了那媽地氣噴地的喚梅香來與我尋將出來教你不要慌員外

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自道你便把書院顛倒翻將轉來也沒去尋處那媽
 媽也尋不見這個女子氣做一堆猛頭起來週圍一看見壁上挂着幅
 美女媽也用手一扯將下來便去灯上一燒燒着放在地上員外見媽
 媽盛怒之下又不敢來奪那画烘烘的燒着紙灰在地上團地轉看
 旋到媽也脚邊來媽也怕燒了衣服退後而步只見那紙灰看着媽也口
 裏只一湧那媽也大叫一声轟然倒地有詩為証

傳神偶入風流譜

帶烟還歸離恨天

只為妖踪消不盡

重來火宅作姻緣

胡員外慌了手脚教丫頭相帮扶起來坐在地上去湯罐內傾些湯將媽
 媽灌醒扶將起來交椅上坐地媽也道老無知做得好事喚養娘且扶我
 去卧房中將息媽也睡到半夜光景自覺身上有些不快自此之後只見
 媽也肩低眼慢乳脹腹高身中有孕胡員外甚是歡喜却有兩件事心中
 不樂一來可惜這軸仙画被媽也燒了再不得會仙女之面二來恐日後
 那先生來取贖怎得這画還他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經一年光

景媽也將及分娩員外去家堂面前燒香許愿只听得門首有人熱鬧當
 正的來報員外道前番當画的先生在門前胡員外听得說吃了一個蹺
 心拳只得出來迎接着我師又得一年光景不會不敢告訴今日我房下
 正在坐草之際有緣得我師到來只見那先生呵也大笑道媽也今日有
 難貧道有些藥在此就於荆筐籃內取出一个葫芦兒來傾出一丸紅藥
 遞與員外教將去用淨水吞下即時就得分娩員外收了藥留先生喫齋
 了去先生道今日宅內忙迫不敢相妨改日却來拜賀擾齋說罷作別而
 去亦不提起贖画之事且不說先生却說員外將藥與媽也吃了無移時
 生下一個女兒來員外甚是歡喜老娘婆收了不免做三朝滿月百歲一
 週取個小名因是紙灰湧起腹懷有孕因此取名則做湧兒後來又嫌湧
 字不好改做永字時光迅速不覺永兒長成七歲生得十分清秀素臉鬢
 髮鮮眸皓齒如觀音座前龍女一般夫妻兩口兒愛惜他如掌中之珠檀
 中之玉員外請一個教授在家教永兒讀書這教授姓陳名善為人忠厚
 老成是個積年句讀之師員外請到家夫妻兩口兒好生敬重雖說慈

親護嬌女喜逢賢主對佳賓這沒話且閣過一邊再說雷大監自那日不見了新娘差人四下尋訪並無跡踪只恐張鷟發惡着寔陪禮奉承張鷟已知不干雷家之事落得受他恭敬只爲丁丞相諂佞與皇太子不甚投機真宗皇帝晚年又得了個風疾不能視朝所以雷太監十分有心要引薦張鷟無處用力張鷟又听了小妖魂一番鬼話況且胡員外家見在投胎生女眼見得有幾分靈驗把自己進身一節也不甚上緊只將淑景園做個下處在東京城內城外散澹遨遊一來要尋訪聖姑也相會二來要看胡員外的女兒下落光陰似箭不覺到了景德元年真宗皇帝晏駕皇太子登基是爲仁宗皇帝因委雷允恭管造山陵誤移皇堂於絕地被學士王曾劾奏并發丁丞相內外交結許多惡跡仁宗龍顏大怒將丁謂貶去遠州司戶叅軍雷允恭即時處斬抄沒家私連淑景園都沒入做了官產張鷟因在這園中住久怕有是非干涉預先脫身遠去浪跡江湖忽一日遊至山東濮州地方其時四月節氣正值亢旱各縣都出榜廣召法師祈禱無驗聞得有個女道姑在博平縣揭榜建壇刻期禱雨張鷟心下思

想道這一定是聖姑也了我且去看個動靜拽開脚步逕投博平縣來正是管教久旱逢甘雨謾云他鄉遇故知畢竟張鷟這一去遇着聖姑也否且听下回分解



